

雙語教育的議題：國際化、語言與價值、教育的起點

宋明娟

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

一、前言

雙語教育（bilingual education）這個詞彙容易引起迷思或誤解，因為它可以指涉許多種類的雙語教育方案；對雙語教育的界定，會隨著不同的國情、區域與民族文化情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（Freeman, 2007）。本文所討論的雙語教育，範圍界定為臺灣的中英雙語教育，旨在論述中英雙語教育的幾個議題，並試圖在每個討論的議題中，提出解難的思考點。

二、國際化的相關論述偏重雙語中的英語

亞洲推行雙語教育的國家或地區當中，英語能力名列前茅者依序有新加坡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香港，以及印度（侯彥伶，2019），臺灣則有待後來居上。關於臺灣雙語教育的實務，論者有從華人地區雙語教育卓然有成的國家新加坡取得借鏡。如林子斌、黃家凱（2020）談到新加坡雙語教育的兩大議題是國際化與文化認同；以英語作為各族群的共通語言，是為促進國家發展國際化，提升國家的競爭力，而各族群母語—華語、馬來語、淡米爾語（Tamil）的學習，是為各族群傳承族群文化、形塑族群認同，有助於國家各族群的穩定和諧；不過這樣原先預期能兼顧以英語促進國際化、以各族群母語促進文化認同的雙語教育作法，在實踐上也面臨到挑戰：具備雙語的優異能力才有機會成為社會菁英，而在英語成為優勢語言的情況下，許多華人家庭陸續放棄華語，轉而以英語作為家庭主要用語，而華語能力的發展就顯得相對落後。這樣的難題，顯示在強調英語學習的國際化論述中，為的是追求卓越，提昇國際競爭力，然而於此同時，可能難以兼顧發展立基於自身傳統的語言文化。

在思考雙語教育的目的與定位時，需留意論述中所指的「雙語」教育是雙語並重？孰輕孰重？或在何時何地孰輕孰重？雙語教育可能難以強求雙語同等並重。新加坡前任總理李光耀（2015）總結新加坡五十年發展雙語教育的經驗，指出「英文多用，華文就弱。華語多說，英語就沒那麼好」（李光耀，2015，頁 12），他以自身經歷指出其三位子女雖就讀傳統華校，但工作以後主要使用英語，華語就成為第二語言；並提到就其觀察而言，「一個人可以通曉多種語言，卻只有一種主導語言，就算以語言為專業的專家也不能例外」（李光耀，2015，頁 16），他舉例在中國最好的中英翻譯員，英譯中的能力就比中譯英的能力還強。推展雙語教育，需留意在強調英語並欲藉此提昇國際化水平、國家競爭力的同時，會否相對弱化了「雙語」當中另一種語言的教育。

行政院（2018）公布了「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」，希望帶動全民學習英語的風氣，其推動雙語國家政策的出發點良好，而政策文本中提到的兩大目標「提升國家競爭力」、「厚植國人英語力」之主軸，關注發展「雙語」中的「英語」，相對來說缺乏「另一語」以及二語之關聯的論述。依據上述藍圖，教育部（2019）發布「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」，以「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、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」為目標，並指出五項推動策略，包括加速教學活化及生活化、擴增英語人力資源、善用科技普及個別化學習、促進教育體系國際化，以及鬆綁法規以建立彈性機制；而由這五項策略的相關措施來看，亦皆為發展雙語中的「英語」而言。誠如林子斌、黃家凱（2020）指出，臺灣對於雙語教育政策的討論，欠缺關注語言變遷對於社會、文化和認同造成的影響；然而這些層面的影響，是語言變遷過程中所無法迴避的。以上述「國際化」和「文化認同」的思考點而言，臺灣推動雙語政策的論述偏向國際化，強調英語促進國際競爭力的考量；未來在政策論述和教育實務的層面，應更加嚴肅思考：若推動雙語教育是僅關注英語能力的提升，在主客觀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會否弱化優良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維繫？雙語教育中的「雙語」如何定位？二種語言之間的關聯如何？隨著時間的遞移，雙語之間的定位與關聯需不需要調整？

國家競爭力、國際化程度的提升，未能僅仰賴國民素質的提升，而國民素質的國際化水平，除了衡量溝通上的共通語言（英語）之外，實質上能立足於國際的專業能力、一般素養和文化底蘊亦甚為重要。

三、語言的工具意義及其所反映的價值體系

過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，提及中小學英語課程的目標為：「培養學生基本的英語溝通能力，俾能運用於實際情境中」、「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，俾能自發有效地學習」，以及「增進學生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的認識，俾能加以比較，並尊重文化差異」（教育部，2011，頁 1）。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，提到英語課程應該涵蓋的目標有：「培養英語文聽、說、讀、寫的能力，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」、「提升學習英語文的興趣並涵育積極的學習態度，主動涉獵各領域知識」、「建構有效的英語文學習方法，強化自學能力，奠定終身學習之基礎」、「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，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永續發展的世界觀」，以及「培養以英語文進行邏輯思考、分析、整合與創新的能力」（教育部，2018，頁 3）。相較九年一貫課程綱要，新課綱的英語課程目標除了提及培養人際溝通能力，還強調由英語獲取各個領域的新知、自學的能力、思考的能力，以及尊重多元與永續發展的價值觀（教育部，2018，頁 3），可見新課綱在關注語言作為溝通工具的基礎之餘，也注重以英語作為媒介工具，藉以探究其他領域的知識、拓展自學和思考的能力。

從新課綱和九年一貫課綱中的目標可見，二者亦皆有提及對英語態度和價值觀的關注，例如上述新課綱的「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，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永續發展的世界觀」、九年一貫課綱的「增進學生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的認識，俾能加以比較，並尊重文化差異」。然而，對於語言所能直接反映的價值體系，在止於尊重悅納多元與差異之餘，似乎尚待時機能融入更多主動與創造的可能。

英語廣佈全球，成為全世界的溝通媒介，是帶有語言的霸權特質（嚴嘉琪、蘇若水，2008）。Paulo Freire（2006）提及，識字教育不僅是學會聽說讀寫的技能，而是要促發學習者提昇意識，為自身發聲，擁有為世界命名（name the word）的能力、持續創造世界的能力。對於這點，談到「雙語教育」關注雙語的學習，雙語之間可有更多相互參照和關聯的討論。例如，教育者可思考對於身處臺灣文化情境的學生，如何以雙語「說出自己」，發揚自身的文化、為所關切的事物命名。此處也回應前述之雙語教育應同時關注我們身處華語文化圈的背景；學生需能了解自己從何而來、帶有怎樣的文化資產，也才能找到文化認同的根基、有能力在國際上用英語說出能引以為榮的文化、創發能代表自身特色的語言，並且能體察自身的處境。

四、兒童雙語教育：輸或贏在起跑點上

臺灣將英語課程列入國小正式課程至今已二十多年，然而學生的英語能力表現並未顯著提昇（林子斌、黃家凱，2020；侯彥伶，2019）。在「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」中，有主張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，當中提及將雙語教學延伸至幼兒園的規劃（行政院，2018）。而坊間辦學品質不一的雙語幼兒園和全美語幼兒園早已大行其道，吸引害怕孩子不夠國際化、輸在起跑點的家長，卻不時傳出有小孩在英文的環境裡壓力太大，或過早學習英語卻沒有使用環境，而折損了學習的興趣（田孟心，2018）。

對於學習外語，在學術研究結果方面並沒有指出愈早學習愈好的共識（吳信鳳、張鑑如，2002）。此外，援用 Pierre Bourdieu 將識讀能力視為一種「文化資本」（cultural capital）的概念（Bourdieu & Passeron, 1977），若兒童雙語教育的起點年齡往下延伸，則需更關注教育資源不足、家庭社經地位居於弱勢的兒童，可能更早經歷與其他同齡學童相較之下的文化資本落差，因而提早輸在起跑點上。英語學習年齡往下延伸，需能思考尋求適切的辦學方式，並關注教育的公平與正義。

此外，不論雙語教育的年齡起點為何，雙語教育的課程與教學，應把握實質的起點：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。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家 John Dewey 曾在芝加哥大學辦理實驗學校，其實驗學校立基的哲學，也即透過辦學經驗而驗證的準則，

是「所有學習都來自經驗」(Dewey, 1936, p.476)。雙語教育參照這個原則的重要啟示，是教育人員應思考如何創造增進互動的雙語學習環境，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，尤其對於年紀較小的兒童而言，更需加強學校經驗與家庭、社會生活經驗的連結。

教育部(2019)發布的「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」中，第一個策略提及「加速教學活化及生活化，激發學習動機」，其短期措施，在幼兒園階段即包括「發展幼兒園採英語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模式」、「鼓勵幼兒園進行英語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教學」，然而承上所述，在幼兒園階段推行英語教學需留意可能的負面結果，並且實務上需關注孩子們在學校中所接觸的英語，在家庭和社會生活經驗中能否連結和運用，如此學校中的雙語學習才能發揮真實的意義與價值。

五、結語

本文探討了關於國際化、語言反映的價值，以及教育的起點等幾個雙語教育的議題。對於追求國際化、提昇國際競爭力的論述偏向關注英語的情況，吾人需警惕自身所屬的文化底蘊若日漸流失，將對個人文化認同造成負面影響。而雙語教育或能使學生覺察並積極運用語言所反映的價值體系，而不致於在從小在累積英語能力之餘，僅偏頗地養成崇洋的心態。此外，關於雙語教育的起點，無論是什麼年齡的雙語學習，皆需把握學習來自經驗的原則；學習不能與經驗脫節，這是教育人員尤應留意的。

參考文獻

- 田孟心(2018)。**No Chinese讓小小孩嚇到尿床：邁向雙語國家，讓幼兒園教英文對嗎？**取自 <https://www.cw.com.tw/article.action?id=5092357>
- 行政院(2018)。**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**。取自<https://www.ey.gov.tw/Page/448DE008087A1971/b7a931c4-c902-4992-a00c-7d1b87f46cea>
- 李光耀(2015)。**李光耀回憶錄：我一生的挑戰—新加坡雙語之路**。臺北市：時報文化。
- 吳信鳳、張鑑如(2002)。**英語學習年齡的迷思—從語言學習的關鍵談臺灣學前幼兒的英語教育**。人本教育札記，158，36-39。
- 林子斌、黃家凱(2020)。**反思雙語教育：從新加坡雙語經驗看臺灣的政策與作法**。臺灣教育，721，1-12。

- 侯彥伶(2019)。臺灣雙語教育勢在必行，如何讓臺灣孩子對英語更「有感」？
禪天下，177，20-27。
- 教育部(2011)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(英語)。取自
<https://cirn.moe.edu.tw/WebContent/index.aspx?sid=9&mid=23>
- 教育部(2018)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：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
中等學校語文領域(英語文)。取自<https://cirn.moe.edu.tw/WebContent/index.aspx?sid=11&mid=5867>
- 教育部(2019)。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。取自https://www.edu.tw/News_Content.aspx?n=D33B55D537402BAA&s=FB233D7EC45FFB37
- 嚴嘉琪、蘇若水(2008)。探討臺灣英語教育的迷思與爭議。興大人文學報，
41，201-214。
- Bourdieu, P. & Passeron, J. (1977). *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, society and culture*. London: Sage.
- Dewey, J. (1936). The theory of the Chicago experiment. In K. C. Mayhew & A. C. Edwards, *The Dewey School: The laboratory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, 1896-1903*(pp. 463-477). New York, NY: D. Appleton-Century.
- Freeman, R. (2007). Reviewing the research on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s. In O. Garcia, & C. Baker (2007) (Eds.). *Bilingual Education: An introductory reader* (pp.3-18). Clevedon, UK: Multilingual Matters.
- Freire, P. (2006). *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(30th Anniversary ed)*. New York, NY: Continuum.

